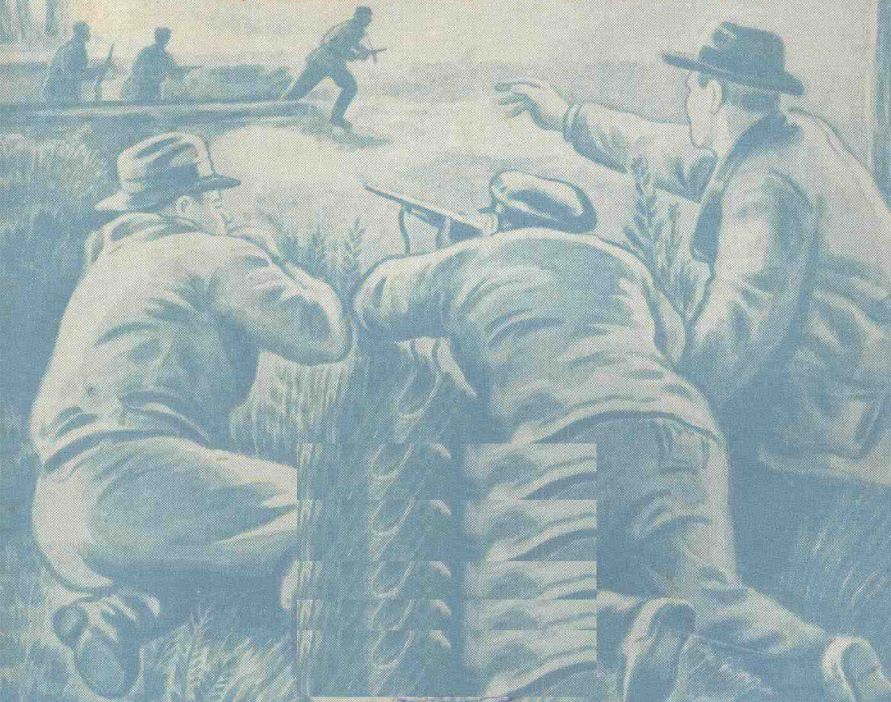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庫爾地之光

列別立赫特原著 褚光明改寫



大明書局出版

通聯書店發行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庫爾地之光

列別立赫特 原著
褚光明 改寫

大明書局出版

庫爾地之光

原著者：列別立赫特

改寫者：褚光明

出版者：大明書局
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印刷者：新力印刷所

上海福康路五〇弄一七號

發行者：通聯書店

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

1953年2月初版 0001—5000冊 定價2400元

前記

愛沙尼亞本是帝俄的領土，十月革命後，帝國主義進行干涉，迫使愛沙尼亞脫離蘇聯，名義上是獨立國，實際上是西歐帝國主義的附庸國。一九四〇年，愛沙尼亞脫離帝國主義的掌握，建立蘇維埃政權，並加入蘇聯。蘇德戰爭爆發後，全境又被德寇軍隊佔領，經過當地游擊隊的苦鬥和蘇聯紅軍的反攻，終於趕走敵人，得到勝利。

愛沙尼亞有一處小地方，叫做庫爾地，這本書就是敘述庫爾地村農民，在蘇維埃政權下分得了土地，但最初還是小農經濟，分得土地的農民，都想單幹發家。通過共產黨的正確領導，提高了農民的覺悟，認識到單幹沒有前途，於是組織集體農莊。這本書的教育意義，主要有以下的幾點：（一）作者通過黨組織員穆理這一形象，表現了黨的領導作用。（二）作者用區主席章森的錯誤，表示農村中正確的階級路線。一切鬥爭和運動，必須依靠貧農，團結中農。依賴和放縱富農，就要犯錯誤。（三）阿塔魯和都市工人的形象，是表示工人階級以忘我的精神來幫助農民，以及工農聯盟力量的偉大。

這本改寫本，是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鄭懷之同志的譯本。

庫爾地村有一個中農法約翰，在本地有點名望，當選農業會議代表，可以算是村上的第一位風頭人物，妻子叫梨娜，也是一位很能幹的婦人，有六個女兒，現有三個在家裏，還沒有出嫁。法約翰治家有道，對女兒們管教很嚴。這一天早晨，一家人吃過早餐，梨娜帶領娥娃、菲瑪和琳姐三個女兒，動手做着家常事務。

十月的寒冷的天空，下着毛毛細雨。湊巧這一天是星期六，是猶太人的安息日。身子矮胖的法約翰，坐在飯桌旁邊，吸着鑲銅的舊烟斗，在安享清閒。他的身子雖說是閒着，心裏可不閒，一直在那裏盤算着一些家務事。他想：等雨歇了，上鐵舖去把雪橇裝上底鐵，等到積雪能够利用了，再到森林去運劈柴。什麼時候宰羊最合算呢？要能多剪羊毛，多得小羊，還要羊肉嫩。

法約翰正在想着這些事，忽然聽到梨娜說道：「沙穆來了。」梨娜由廚房裏，看到外面有一個人，從隔壁鄰家那邊，沿着田塍，走一步試一步的，小心翼翼地走過來。從走路的姿勢上，她看出那人是瞎子沙穆。根據所走的方向，她斷定是上她家裏來的。她嘆息地說：

「說不定柯威特·安娜出了什麼岔子。」

原來瞎子沙穆，一向寄居在胞妹安娜的家裏。一年以前，妹婿柯威特逃跑到外鄉去，安娜也生了重病，病了一年。這一家是一所大農場，主人逃走後，一批親戚們跑來，翻起舊賬，牽走幾頭牛，重病在身的安娜，也無法阻止。有一天，法約翰在柯威特家看到一部嶄新的馬車，閒攔在那兒，當時就動了念頭，想把這部車子搞上手。現在聽梨娜說沙穆來了，不由得高興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沙穆進來了，很小心地跨過門檻，翻着兩隻白眼。他這一雙眼，是在七歲的時候，生了眼翳，因為沒有錢醫治就失去了光明。不過透過一層眼翳，還可以感覺到陽光和燈光，看得見幾尺以內的影子，從影子上，分辨出人體、牆壁、樹木或草堆來。

梨娜把沙穆引到飯桌旁邊坐下，沙穆說明來意，果然是安娜的病沉重了。病人不時的用手向臉上扯，彷彿臉上有面網，要用手扯去似的，又伸手摸索牆壁。

沙穆懇求法約翰夫婦幫忙，派一位姑娘駕柯威特家的馬車，到鎮上去請醫生，最好當天去。

法約翰一口答應下來，決定叫女兒菲瑪去。但他突然想到那部嶄新的馬車，心裏想應該自己去，乘這個機會把車子搞來。

於是便改變主張，不叫菲瑪去，說菲瑪是一個女孩子，辦不了這件事，並且柯威特家的閹馬安兔太老了，黃昏前趕不回來。他願意自己跑一趟，用自己的馬，不過要

用柯威特家的新車子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法約翰牽出自己的馬，駕起柯威特家的新車子，到鎮上去了。中午過後，他又駕着濕淋淋的馬車，進了柯威特家的院子，請來了一位老醫生。

老醫生診斷了安娜的病情，向病人問了一些事，然後開下一張藥方。沙穆問老醫生：

「她的病怎麼樣？」

「她的心臟很弱……我已經開下了必要的藥。」

說着，老醫生站起來，穿上大衣，要走了。當老醫生走向馬車的時候，法約翰在走道裏喊老醫生稍等一會，一面低聲告訴沙穆，他想買那一部車子。沙穆冷冷地回答道：「車子不是我的。」法約翰便用話來打動沙穆，說是柯威特家已經絕了種，萬一安娜死了，東西會被別人拿光，倒不如賣給他，他願意拿出一點現金或些微麵粉。沙穆答應告訴安娜，但語氣很冷淡。

沙穆謝過老醫生，送了一塊十五磅重的醃肉和一袋麵粉。法約翰套上馬兒，駕起車子，送醫生回去。馬車沙沙地走出了院子門口，法約翰回轉頭來向沙穆喊道：

「你告訴安娜，我可以保管這部車子的。」

安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她丈夫又爲什麼要逃走呢？

說起安娜的身世，非常可憐。她出身於貧苦的家庭。從小替人家放牛，一直到十八歲。這十年放牛的生活，是吃不飽，穿不暖。說也奇怪，這位窮苦的看牛姑娘，長得倒很漂亮。到了十九歲，人家發現她有音樂天才，唱歌非常好聽。教堂唱歌隊老隊長，聽到她的歌聲，感動得流下眼淚，稱讚她是「這一座教堂的笛子。」於是安娜參加教堂唱歌隊，又參加老史科特校長領導的鄉村俱樂部唱歌隊，以及其他業餘音樂團體。憑着美妙的歌喉，她變成當地有名的人物。就在這幾年裏面，安娜長得像一朵鮮花，鄉村裏一般小夥子們，紛紛向她獻殷勤，想追求她。柯威特也注意她了，這傢伙從父親手裏承繼下一筆大財產，是庫爾地的首富，田多地廣，雇用男工三人和女工兩人。安娜二十歲的那一年，柯威特家蓋新房子，用上等木料做板壁，用電鍍的鐵板蓋屋頂，各個房間的壁爐，用道地的瑞典國白花磚砌造。另外又建造一個大地窖，一座風磨房，一座加工修蓋的穀倉，和一座百年不壞的畜棚。畜棚裏有二十頭牛和五匹馬。隨便那一頭牛的價值，比安娜茅草屋裏面的全部財產還要大。柯威特向安娜求婚，她接受了，因為在她看來，儘管柯威特有很多缺點，但有了這許多財產，也可以彌補一切缺點。她貪圖享受，同時也希望瞎子哥哥能有一個安身之所。在柯威特看來，他既然有錢，就應該娶一個漂亮的老婆，否則，要錢幹什麼呢？一個爲着金錢，一個爲着美貌，像這樣的婚姻，那有什麼愛情？安娜一點也不愛柯威特。

安娜過着富裕的生活，穿着華貴的衣裳，可是，柯威特不准她參加唱歌隊和任何表演，她感到失望了。後來生下兩個兒子，這兩個孩子也不能給她半點安慰。長子羅伯特，次子葛塔夫，兩個孩子長大後，走起路來，昂頭闊步，自以爲了不起，和他們的父親一樣。至於沙穆，雖然由柯威特收容下來，也沒有過到一天好日子，冬天住飼料房，夏天睡穀倉，相幫雇來的長工摸着做活，從早忙到晚。

一九四〇年到來了。像晴空閃電一般，來得很突然。

政權發生一次變動。蘇維埃政權成立了。

鄉村裏也發生一些不平凡的事。一向平靜的庫爾地河的河水，衝破堤岸，淹沒了草原和窪地。浩浩蕩蕩的水勢，似乎要摧毀柯威特家堡壘式的莊園。

在塔林發行的一張蘇維埃報紙，登載着這樣的消息，說是貧苦的農村勞動者，可以分得土地。這條消息轟動了庫爾地村。貧苦的農民馬沙魯、客立昌和倒楣漢石密德這一班人，非常興奮地談論着這件事。祇有柯威特是十分暴躁和憤怒。但憤怒又有什麼用處呢？他的四十公頃土地，統統被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，分配給戴特立、梅特生等，連老滑頭法約翰也分到兩公頃。

隨後，庫爾地河水流回到原來的河道裏。

德寇來了，愛沙尼亞給納粹軍隊佔領了，德

國士兵在庫爾地河邊捉鱒作樂。自由的聲浪消沉下去，大家再也不提土地和自由幸福的生活權利，然而土地還沒有歸還原主。直到長子羅伯特和幼子葛塔夫都參加德國騎兵中隊，柯威特才收回原來的土地，又從德寇手裏領來三名戰俘，在他的土地上工作。

不久，幼子葛塔夫在前線陣亡。

接着，距離法約翰請醫生這一天的一年以前，在一個夜晚，激烈的戰爭在庫爾地附近進行。德國人大敗，倉皇逃命。柯威特驚惶地收拾一些衣物，跟德國人一同逃去，臨走之前，他對安娜說：

「你要答應我，保存這兒的一切東西。」

這一場像暴風雨一般的事變，使安娜受到極大的驚嚇。她病倒了，得了慢性全身衰弱症，不想吃食物，精神不振，身體虛弱，有時心臟疼痛起來，便覺得呼吸困難，似乎心臟停止了活動。此外，還受着失眠和口渴的痛苦。她病了將近一年，由沙穆照顧着。可憐的安娜，一生沒有愛過任何人，也沒有那一個人愛過她，現在痛苦地躺在牀上。無數的往事，喚起了她的回憶，其中最難忘的一件事，不時地浮現到她的眼前：

那是一個節日的夜晚，在鄉村俱樂部的大廳裏，擁擠着很多年輕的姑娘們和小夥子們。老史科特愉快地揮動着指揮棒，領導大眾唱歌。在嘈雜的歌聲中，安娜的聲音特別清

脆。他們唱着一首悲涼的疊曲，這是在男爵暴政時代創造出來的古老的民歌：

密得里——這隻鳥兒不祥：

牠的鐵翼多麼嚇人。

牠的銅爪可以殺人，

牠給我們帶來了無邊的禍殃：

啄去我們的覆盆子，

把每一棵荷蘭竹都連根拔掉，

唱歌隊用高興而帶有威嚇的聲音唱道：

牠自己迷落在深林裏面……

張開你的網羅捕捉牠。

於是安娜輕快地從隊裏站起來，兩眼亮晶晶的，那神氣好像要捕捉那隻密得里鳥兒似的，用清脆的聲音，激昂地唱着：

張開你的網羅捕捉牠。

那時候，人民熱愛着安娜。可是，自從她離開老史科特的唱歌隊，離開了人民，也就毀滅了自己。

冬季降臨到庫爾地。在十二月的一個清晨，有一個身裁短小而結實的漢子，穿一身卸去肩章的軍裝，頭戴一頂留有帽星痕跡的軍帽，揹着行軍背囊，胸前有勳章和獎章閃閃發光，從一個小城市的火車站走出來，沿着石板大路，向庫爾地村走去。這個人名叫藍保羅，三十二歲，從前也是柯威特家長工。德國人侵入蘇聯境內，他丟下犁頭去投軍，參加保衛祖國和蘇維埃的戰爭。經過幾年的血戰，偉大的蘇聯人民打倒了納粹德國，藍保羅以衛國戰爭勝利者的身份，帶着退伍證件，復員還鄉。他是昨晚在塔林州上火車，今天清晨到達目的地。

天空是晴朗的，藍保羅的心情也是愉快的，他放



藍保羅沿着石板大路，向庫爾地村走去。

開大步走着，不消幾個鐘頭，便走到庫爾地河小橋。大路旁邊有一座水磨房，在戰爭以前，他時常到此地來替柯威特家磨麵粉。再走過去，便看到區公所的红旗。他心裏計劃了一下，決定明天上區公所，今天先到處溜躑一番，同時，他決定去看老朋友馬沙魯。

藍保羅走到馬沙魯家裏，馬沙魯正在家裏，替耕馬裝馬蹄鐵。見到保羅來了，便請到裏面去，叫保羅脫下大衣，略坐一刻。保羅看到廚房火爐旁，馬沙魯老婆和客立昌母親在忙碌着。馬沙魯對保羅說，這幾天鐵匠舖很忙，要是上鐵匠舖去裝馬蹄鐵，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，所以叫客立昌幫忙，自己來動手裝，現在客立昌正在外面忙着。又說石密德馬上就要來。說完了，馬沙魯到外面去了，一刻兒功夫，和客立昌一同進來。馬沙魯和客立昌合住一所房屋，兩家共一個大門。老朋友們久別重逢，真是說不盡的親熱。從談話裏，藍保羅知道馬沙魯、客立昌和倒楣漢石密德三個人，互相合作，共同耕種分配來的鷓鴣農場，馬沙魯和客立昌，每人有一匹馬，另外，馬沙魯又和石密德合買了一匹馬，一共三匹馬。這個石密德，本來是沙勒馬島的人，從小窮苦，替人家挖水井，後來家裏沒有飯吃，就到海船上做伙伕，不久，海船又翻了，二十年前，流浪到庫爾地來，靠挖水井爲生。大家都知道他是掃帚星臨凡，祇要他伸過手的事，一定沒有好結果，所以都喊他「倒楣漢」。他的老婆是一個很兇悍的婦人，生了幾個孩子都沒有養大。石密德本來不會種地，有一次，三個人在田

之中，馬沙魯起着決定的作用。他們都在土地改革中，站立起來了。正說着，石密德來了，頭髮已經灰白，一眼看到藍保羅，很親愛地上來握手，接着絮絮叨叨，一張嘴說個不停。四個人談了一刻，馬沙魯老婆在房裏擺好午飯，請大家進去吃飯，桌上擺着一盤熱氣騰騰的菜，是馬鈴薯、蘿蔔和捲心菜煮羊肉。馬沙魯很抱歉桌上沒有酒，藍保羅帶了一瓶酒放在背囊裏，便去取出來，馬沙魯老婆放上幾隻杯子，藍保羅斟滿了各人的杯子，說道：



四個人談了一刻，馬沙魯老婆在房裏擺好

午飯，請大家進去吃飯。

裏耕地，馬沙魯和客立昌有事離開了一小時，叫石密德獨個兒駕着犁耕地，等到回來的時候，祇見馬兒站在那裏，石密德坐在一塊石頭上，一手搔頭，一手拿着一塊破犁頭片，原來把犁頭弄斷了。可是，在馬沙魯和客立昌的幫助之下，石密德也學會了莊稼事。他們三個人

「我們今天是庫爾地的主人了，讓我們來乾杯，爲把土地分給我們的蘇維埃政權乾杯。
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」馬沙魯、客立昌和石密德三個人都乾了杯。

「保羅，你怎樣打算呢？」吃得差不多了，馬沙魯推開盤子，一面問蓋保羅。在座的人都放下了叉子。

「在部隊的時候，我就送上一份申請書，要柯威特農場，」保羅回答說，「我不知道政委怎樣處理這件事。」

「那是一所好農場，一塊好土地。」馬沙魯說。

「頂好的土地，」石密德指着自己頭上戴的一頂舊氈帽，「我在那裏挖過水井，老柯威特欠我一筆錢，就用頭上這頂帽子騙去我的工錢。」

馬沙魯告訴蓋保羅：柯威特·安娜在今年秋天去世，農場由沙穆看管，土地都荒掉了，聽說鄰區有一個人叫做康德，也在申請這一塊土地。保羅聽到這話，起初有點驚訝，後來才說沒有問題，因爲柯威特農場很大，儘可以容納兩家。最後，馬沙魯等三個人表示，願意竭力幫助蓋保羅創家立業。

蓋保羅離開馬沙魯家，便到柯威特農場去看看。柯威特家房屋，隱蔽在一道樅樹園子

後面，四處顯出荒涼的樣子。他上去敲門，開門的卻是一個年輕的女人，仔細一看，是法約翰的女兒愛露。愛露也認出來是藍保羅，便向裏面喊道：「沙穆沙穆！你知道是誰來看你嗎？」保羅走進去向沙穆打招呼，沙穆聽出是保羅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今天貴客臨門，怪不得早上喜鵲叫呢！」保羅看看，一切東西都沒有改變，不過略微失去了一點光澤，似乎蒙上一層灰塵。據沙穆說，新老闊康德已經來看過了。愛露提着桶子去擠牛奶，保羅問起她的情形。

「愛露嗎？她到處飛着，找尋一個建築窩兒的地方，」沙穆說，「她到鎮上待了一些時候，現在又回來了，留戀家鄉土地，這是並不奇怪的，因為她生長在庫爾地。她到我這兒來，馬上就去擠牛奶，捨不得走。老約翰待她並不好。」

愛露提着牛奶桶回來了，她看見保羅四處張望，便說道：「你好像新老闊一樣望着這個地方。」保羅也開她的玩笑，問她為什麼不伸手試試，來經營這個農場。愛露莊重地回答道：「我是女人，而且是一個人，我申請不到手。但是，如果我有了家，我會埋頭苦幹的，會教一切的東西都活躍起來，我會的。」

冬天的白晝很短，三個人談着話，不覺天色暗下來了。沙穆留保羅吃晚飯，吃過晚飯，三個人圍着火爐閒談。愛露又問道：

「那麼，你已經決定在這一區申請土地嗎？」

「對的，保羅回答，「我已經決定了，我就要申請。」

「我不管這個事……」愛露說，接着，默默地在想着什麼事。沙穆沒有說話。

「我們一道來申請，好嗎？」保羅向愛露開玩笑地說，但他馬上覺得這句話有毛病，心裏不覺一怔。

藍保羅覺得今天遇到愛露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他記得很清楚，愛露過去也替柯威特家看牛，戰爭發生的那一年，她祇有十九歲，還是一個傻頭傻腦的鄉下姑娘，現在長得這樣動人。他曾經和她跳過波加舞，還到她家裏看她。一個念頭閃上藍保羅的心頭，他突然痛切地感覺到，在戰爭的年月裏，他把成家的時機錯過了。他渴望有一個溫暖而舒適的家庭，過安定的農家生活。但如果缺少眼前這樣一個人，生活就會變成毫無意義。

第二天上午，藍保羅上區公所去，正好鷓鴣農場的三位朋友也在那裏，他們請求區主席章森發一點過磷酸鹽肥料，章森回說沒有，馬沙魯提出一個責問，為什麼昨天可以發三百公斤給卡魯農場的辜爾，今天不能發一百公斤給我們。章森的理由是這樣，因為今年秋天，辜爾要向政府繳納一噸半公糧，爲了完成全區的計劃，才發三百公斤過磷酸鹽給辜爾。馬沙魯不肯讓步，堅決要求發一點肥料，章森被逼得沒有辦法，祇好答應發一百公斤給他。